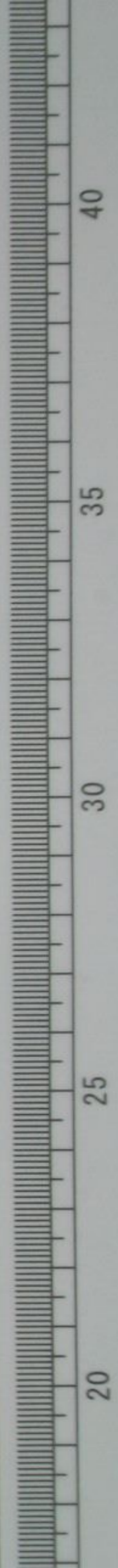




岡千仞河野
通心同譯
朱利堅表
自三至四

リ 9
5028
2上



門 9
號 5028
卷 2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三



宮城縣仙臺

河野通之



同撰

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七年

我將邁恩米力亞爾諾爾突圍貴壁

亞連攻滿理爾大敗被虜乃以邁恩米力為將入嘉

那太攻滿理爾桑約翰二堡拔之以貴壁糧貯充積

欲取而據之以兵寡未果我將亞爾諾爾突欲與米

力合力自緬邦北行向嘉拿太凌絕險穿荊榛糧餉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7.3.12
藏書

不繼。食獸皮木根。行數日。羸不能起。會運糧至。衆始
 一飽。得達嘉拿太。米力大喜。合兵圍貴壁。貴壁據險
 構堡。壘柵嚴然。不可劇拔。乃築壁為久圍之計。二將
 部兵不過九百人。銃礮諸攻具未備。二將以意氣鼓
 舞士心。人人感奮。思為之死。期日攻堡。會大風雪。硝
 藥悉濕。銃火不炸。敵人嬰堡發炮拒戰。諾爾中丸傷
 脛。米力亦被重傷。會有一隊將送款於敵者。全軍怒
 氣一倍。晝夜攻擊。聞英人以大軍至。解圍而歸。

華盛頓復波士頓

初新地舉兵。英王及紳董皆謂烏合之衆。可一舉而
 平。既而用兵連年。驍將健卒悉為其所破。英國始恐
 遣使日耳曼。得精兵若干。大軍蔽海而至。我軍聞之。
 益修守備。於是國會令華盛頓伐波士頓。頓時率萬
 餘人。屯廣毗爾。若以糧貯未充。兵卒未練。持重不進。
 波士頓近傍有一丘。曰多爾地。須的爾。高十餘仞。左
 右負險。自然成城寨。頓以為得此丘。則波士頓可不
 戰而下也。三月二日。進攻波士頓。炮戰三晝夜。旁近
 英兵來援。拒戰甚力。頓謀知丘上無人。夜半竊遣二
 千餘人。操版鋪登丘上。築壘壁。天明。英將仰視之。大
 驚。以杖撲地曰。何神也。麾兵攻之。會大風雪。遂退。已

而丘上列大礮齊發彈丸直達波士頓轟然如雷英兵度不能支棄波士頓裝艦逃去英兵據波士頓一年餘逼勒市人掠奪財貨糧實一空薪炭亦盡食馬肉僅給至是市人跣躍歡聲如雷英人舟逃者北行達斯達天鳴欲取紐約頓聞之馳至紐約嚴修守備

茂爾多里守查爾士敦

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夏邦民聞英艦向查爾士敦築一堡束蒲葵為壘裨將茂爾多里悉精銳守之英軍至巨礮亂發彈丸旋滾蒲葵中不能激射堡中人賴之多免我炮門與英艦對每發必中斃者不知數英

將舍舟上岬豬突而進戰至夜英軍不利遂退此役堡上樹幟為彈丸所貫旆翻落堡外軍吏序須布爾曰國旗不可辱焉挺身立彈丸中徐拾墜旆樹之堡上一軍歡呼其將多里動容嗟嘆脫佩刀賞之布爾勇猛有略每戰必功一日巡行營外逢英卒以俘虜過其前曰我且奪之尾行里餘有一清泉英卒投銃掬飲布爾奪其銃拊殺數人餘眾駭顧棄俘虜而去
十三邦建國號曰合眾

是歲十三邦議員會議曰我邦叛英自立然而未建國號者望英王悔過謝眾也而今英王益怒日夜調

發兵食其意在悉取新地而猶望其王悔過遂不可期也於是建國號曰合衆申誓約國中國民會費勒特費者萬數鳴鐸大呼至夜則燎火烘天街衢如晝號曰神火紐約人民蹴英王像斃之萬衆歡呼聲聞數十里實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也此爲米利堅獨立之始

長嶋之敗

英將法字率兵自長嶋向紐約日耳曼精兵若干援之我兵九千急築長壘長嶋西隅禦之法字分軍爲三隊一隊直進薄其壘戰數十合我軍奇變百出英

軍辟易英將法字分二隊出軍後放大炮劫我軍亂一隊將爲敵所誘降我軍不支潰圍而走死傷無算法字按兵不前待大軍至既而頓至自紐約見僵尸蔽野慘然曰我精兵殲于此頓平生喜怒未嘗形色至是始有憂色欲姑避敵鋒裝船若干載糧貯航紐約會天大霧咫尺不辨英軍不之覺有一婦人立岍上見我軍艦舟知將逃去遣黑奴告英軍黑奴失道誤入日耳曼人屯營日耳曼人不通黑奴之言語我軍以是得全濟英米構兵以來互有勝敗新地諸部雖陽奉其約往往觀望成敗輒構兩端及聞長嶋

之敗。叛屬英者過半。先是法字與書華盛頓諭以休
 兵講和。屬英國如故。頓曰。百戰至今。日何為斥之。至
 是。法字又勸講和。頓遣議員一人。與之議。法字曰。新
 地抗宗國。其罪大矣。今英王寬大。不問前罪。許隸屬
 宗國。如故。其人反。語狀。衆皆不可。曰。英王奴僕視我
 犬馬畜我。故我舉義兵。除是害。英王負我。非我負英
 王也。若夫曲直斷在天心。我無得罪英王之理。議遂
 不諧。而罷。紐約之民。有通謀英軍者。將毒殺華盛頓。
 授策厨人。一少婦。側耳戶外。聞之。告頓。頓命親信者
 檢厨下。厨人以礮石。和豌豆。羞之。其人報狀。頓斜睨

厨人。一再難詰。厨人變色。身顫不能答。頓以豌豆與
 小犬。乃斃。頓怒曰。汝尚謂無毒乎。厨人首實。捕其黨
 是年。英人製軍艦于麻留古嶋。欲入山採艦材。有少
 婦。夜竊以錐鑿樹。充硝藥。火之。一夜灰燼。無復一樹
 中用者。

華盛頓棄紐約

我軍敗後。士氣沮喪。諸邦叛報。日至。會軍中疫癘。死
 者相踵。頓莫奈之何。留兵三千。守弗的理。棄紐約而
 退。英將法字。進據紐約。以大兵追頓。頓整軍徐退。每
 敵逼。止戰却之。行二十餘里。陣于白原。英軍追躡。頓

頓棄紐約

白原

厲衆拒戰。殺傷過當。英人更生兵來攻。勝敗不決。交綏頭乃分其兵留三千餘人。保華盛頓堡。付七千五百人。裨將理守北加斯德。自率部下若干人。渡赫遜河。至烏邦。與弗的理首尾相救。英軍進攻華堡。堡將力戰。殺千餘人。英軍圍之。數匝。晝夜攻擊。堡兵死者無算。遂降。頭隔水望見之。慘然不樂。英軍乘勝轉鬪。攻弗的理。拔之二堡。已陷。我軍不能支。遂棄烏邦而退。英將閣倫華理斯急追。晝夜兼走。時嚴冬寒甚。我軍無所得糧食。凍飢交侵。靴鞮皆弊。全軍徒跣。足指皸瘃。所過血痕印地。兵卒多皆路亡。所餘不過三千

人。遂渡特河。至邊邦。華理斯比至。特河河水碍舟。不可渡。分軍築壘于突連登波林斯敦。諸部挾河相持。華盛頓取突連登波林斯敦二壘。

我軍敗亡之餘。風聲鶴唳。動相擾亂。頭處之。夷然不異。平日間。則談說古今義烈之事。激勵士卒。人人感奮。為挾纜之念。已而所募鄉勇至。凡一千五百人。軍氣大振。頭欲襲突連登百隣克敦。二堡莫隙可乘。洋人奉西教者。例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教祖生日。設祭。縱飲。此日頭察知。英人酣醉不備。曰。是機可乘也。分兵為三隊。夜潛渡特河。堅冰碎。舟二隊不得濟。頭

獨率一隊直濟。至突連登。襲日耳曼營。日人果皆昏醉。不勝戰。頓縱橫揮擢。所當披靡。殺傷無算。擒千餘人。我軍死者不過三四人。頓以謂勝必驕。不如收兵。下令渡河。英人大驚。既而頓復渡河。陣于突連登。法守既敗。我軍于長嶋。意謂米人不能復振。及聞突連登之敗。大驚。命華理斯收敗兵。退守波林斯敦。華理斯聞華盛頓再入。突連登留一隊于波林斯敦。以全軍進擊。戰數十合。日暮交綏。隔水對壘。兩軍炬火彌天。夜半頓令數卒益熾炬火。示有嚴備。率全軍潛發。襲波林斯敦。天明逢英軍在波林斯敦者。往援華理

斯。接戰。我軍器械不備。英軍兵銳器利。我軍少退。頓先衆衝突敵陣。立彈丸中。衆見之。奮躍勇進。以身蔽頓。連戰數十合。遂破英軍。乘勝追北。生擒三百人。遂取波林斯敦。此日天明。華理斯望見敵營。閔然無人。始知爲其所謀。悵恨久之。英軍糧餼在波林斯敦。其華理斯遣兵守之。頓欲奪之。以軍疲不可用。命布多那率一隊守波林斯敦。全軍退入莫爾斯敦。天氣益寒。不可出兵。乃休士馬。養力畜銳。欲待來春進兵。已而痘瘡流行。病者過半。加之糧貯匱乏。凍饑交侵。莫爾斯敦人懇篤慰勞。傾貲卹之。已而布多那以寡兵

破英軍俘獲千餘人。頃時出兵援之。英兵在烏邦者稍稍逃去。軍氣大振。遠近聞我軍屢捷。拊躍相賀。華盛頓之駐軍于莫爾斯敦。華理斯遣人謀之。頃察知之。命書吏作簿書記載兵卒糧貯。誇張其數。以示之。謀者歸告。華理斯以為信。不敢來犯。遂得以寡弱與一大強敵相持。成其功矣。

華盛頓棄費勒特費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九月。法字將大軍攻費勒特費。國會議防禦之方。華盛頓慨然曰。此吾效節之秋也。率八千人而發。邀戰于占德斯弗的。不利而退。英軍

追踵。頃裝大小炮。反戰。會大雨。硝藥皆濕。頃莫奈之何。遂棄費勒特費。法字直進據之。此役。法人拉菲德從在我軍。戰甚力。初拉菲德聞我叛。英自立。欲往助之。眾皆止之。不肯竊購舟艦。與同謀者若干人。來新地。國會推為將。華盛頓一見如舊。與之圖議軍事。屢立大功。

英將費爾臥約翰降

英將費爾臥約翰率大軍發嘉拿太。欲攻紐約。誘傍近土人。土人應之。英人饗之。于產不拉璉湖上。土人大喜。進拔德剛度落俄義都華二堡。轉鬪而前。銳甚。

我軍撤橋自守。約翰聞我糧貯在賴任克敦。遣禪將法武往取之。我將麻利斯達克以驍武聞。勵眾拒戰。大敗英軍。生擒數百人。法武被重傷。惶遽遁走。約翰至阿而別尼。聞法武之敗。欲與英軍在桑里克爾者合。我軍據險拒之。不得進。此時我將斯克連爾督北軍。一夜就寢。其婢乍見人影在戶外。告之。斯克連爾令警卒檢之。獲一土人。知英人所使。乃斬之。約翰之發加拿太。遣一將攻斯丹維克。須堡將堅守不下。我將費克爾墨率民兵數百人來援。英軍設伏待之。爾墨陷伏。傷脛流血淋漓。上一高丘。從容喫烟。彈丸

雨注。不少顧。據鞍指揮。士皆殊死戰。眾寡不敵。而敗。連爾屬將阿爾納爾。聞事急。率精兵一隊來援。未至。宣言曰。大軍至矣。英人惶怖引去。銃鎗輜重。失亡無算。約翰襲藐任克頓。我將須達克募民兵拒之。笑曰。紅軍至。我非斃彼。則彼斃我。我固分死。唯憐我婦為孀耳。英軍衣緋。故時人呼為紅軍。須達克大呼而進。縱橫豨突。生擒六百。人此役。教師某在軍中。挺身至敵軍。諭降。不可。有一兵注丸擬之。教師憤然曰。強暴如此。不得不誅鋤。手銃而進。無少怯色。人皆稱其勇。約幹兵屢不利。士卒多逃。斯克連爾慮英軍侵掠。令

其婦火禾稼移牛豬於他所。英軍至無所得食大困。國會以加多代斯克連爾為北軍總督。加多乃築砲臺于赫遜河岬以禦英軍。約翰耻喪敗思立功自贖。戰于斯地爾與的爾不利。英將克林頓在紐約約幹遣使告急。林頓不肯援。約幹對壘累日糧餉匱乏。士皆菜色。時出挑戰。我將莫耳幹放大砲劫之。英軍動。亞爾諾耳突曰可乘也。全軍鼓躁而進。呼聲動天地。英軍奔潰。約幹大呼遏之不能禁。與眾退走。夜至佐羅多俄。此二役約幹所失亡一萬四千餘人。志氣沮喪。欲班軍。我軍所在屯聚。張鐵網塞行路。約幹計無所出。遂以六千人降。新地北部陷。英者皆復。人人躡躍相慶。

華盛頓移軍于布亞耳里

距費勒特費六里有日耳曼敦為要衝之地。英人遣兵守之。華盛頓所率兵不滿萬人。軍備缺乏。衣履弊惡。病者相繼。頓欲勇進勦敵。慰勞撫循以勵士卒。十月三日。夜半潛揀精兵襲日耳曼敦。英人不意其猝至。大驚奔竄。追北斬獲百餘人。會我將校有違節度者。軍伍不整。英軍回馬而戰。勇氣百倍。戰自黎明至。晡。我軍燄藥已盡。而英軍銃丸亂發。我軍大敗。會天

大霧晦暎。英將引兵而退。頓收潰兵。布陣不動。經數日。移軍于布亞耳里。布亞耳里距費勒特費西北十一里。以冬月寒甚。休兵。英軍棄日耳曼。至費勒特費。此役我將克利璉與軍吏竝轡而馳。軍吏束髮垂背。彈丸汰髮。髮乃落。璉曰。勿令敵得之。軍吏下馬拾之。無少恐怖。色須臾。彈丸汰璉頭髮。髮墜地上。軍吏曰。向公使吾下馬拾髮。今何如。璉怖甚。不能下馬。不顧而去。人皆傳笑之。我軍在華理甫爾。糧米不給。衣襤褸。夜臥無牀。毒疫癘流行。兵士多病。華理甫爾治近旁之民。皆與英人貿易。富累千金。常與英人親

善。頗非我舉事。而我軍乏貲財。所行紙鈔。沮格不通。頓大困。有一良家婦。躬親具食饋軍中。時既嚴冬。冒風雪往來。每過英陣。服擬市人。婦。英人不疑。婦兄弟皆為我將。英人諭婦曰。汝告兄弟所在。則余帛珍貴。必從其所好。婦固陳不知。乃除土窖。匿兄弟於酒榼。雖鑿榼側。以納飲食。英人來檢其家。不能得而去。

布蘭克林使佛蘭西

先是我民布蘭克林至法國。請認自立。曰。我邦舉兵。非叛英。將使英王止其暴也。而英王不恤我民。暴征苛斂。脔削膏血。我邦論爭數次。請英主與本國人民

同視。無彼我之別。而英王不啻不用其言。妄發大兵。侵奪我土地。抄掠我貨財。我民不服。故舉十三邦。連會盟。叛英自立。誓不受制于英國。欲以保自主自立之權。固非有他意也。而我民百折不撓。日愈強盛。特未有他國認其自立而已。苟辱貴國。認其自立。則不特弊邦並肩各國。始自今日。天下將爭傳貴國義辭。氣懇摯。事理明。鬯。法國君臣皆為之感動。乃許之。俱盟于巴勒申。誓約認米利堅為獨立國。遣軍艦數隻。援之。器械糧貯皆稱之。克林幼時家貧。其父賣蠟燭為生。令克林製燭。克林不屑。日夕讀書。至廢眠食。後

學印刷之業。漫游四方。比至費勒特。費囊儲皆盡。唯剩一元金。留宿旅舍。日食糜粥。自給。旅舍婢以物價騰貴。請增資錢。克林笑曰。自今具稀粥。益研其業。勉厲不已。學問淵博。無所不通。史學究理。最其所長。名聞歐洲。至是。頗擢之。使佛果能堪其任。此時英兵凡三方三千人。一万九千五百。守費勒特。費。一万五百。守紐約。三千。守洛哀倫。各軍互為策應。而我軍不滿一万五千人。國會相議。募兵而無財。可給。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瑞某地之戰

一千七百七十八年春法字歸英國克林敦代之五月華盛頓欲攻費勒特費以軍備匱乏未果六月克林敦棄費勒特費自烏邦向紐約頓率諸將追之入人以兵寡危之頓曰機不可失追及烏邦瑞某地英軍止拒之會我裨將理內應我軍大亂頓憤然曰豎子敢爾疾呼督戰英軍乘機亂擊銳甚頓益憤殊死奮鬪戰數十合見星未止以兩軍俱憊交綏我軍不解戎裝露臥野外頓脫表服鋪地坐樹下待明日英軍見我軍氣凜然不可犯夜半潛拔陣逃去時暑熱炎熇兩軍病渴死亡居多而英軍尤多此役大砲隊

卒有携婦從役者卒命婦汲水婦至則卒中彈丸斃婦憤惋代夫力戰縱橫奮擊所當無敵頓壯之擢為軍吏後為船將屢有戰功云

英人唆使土人

英人欲分我勢以利啗土人屢侵我疆場我軍苦之一日土人數百寇宇噤明郁宇噤明郁土性肥沃田畝四開為邊邦一大都邑居民聞警畱婦女老幼守堡強壯者悉出拒敵不利土人乘勝直進傳堡守堡者給土人曰公等來取堡我輩將逃土人信之遣人至堡我兵悉殺之土人大怒來攻我兵嬰堡固守土

新編 卷三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十三

人更生兵來攻殺我兵數百人我兵知力不敵請土人曰令我輩得全首領則棄堡而去土人允之眾致堡去土人四集獲殺之得免者僅若干人毀壞城邑殘暴莫所不至宇曉明郁無復居民

英人駐軍于卓邦

是歲冬英軍進取佐巴紐斯駐軍于卓邦東部四出鹵掠人民苦之會法人以軍艦數隻至我將林古倫欲與之合兵攻佐巴紐斯未至法人與我將序斯布爾進攻英軍不利所失亡頗多我邦號旗幟亦為英軍所奪布爾憤耻欲奪還之進戰死之翌歲英將以

精兵數千人圍查爾士敦林古倫拒之英人列大礮齊發所觸壘壁皆碎古倫知不能拒以五千入降銃礮糧貯悉為敵有英軍在卓邦以舟五隻兵四十人守一港我將回的欲奪英艦以四人發已近英軍回的令四人一齊發銃大呼指揮如部勒大兵者英將見之惶惑出降既而英將悟陷其術欲逃去回的誑之曰我以寡單來者欲以誘致卿等也大軍在後方至降卒猶豫未決回的竊歸募民兵民兵聞之四方膏集遂護降卒而歸

布亞爾如翁為船將

采利堅志 卷三 英人駐軍于卓邦 如翁為船將 兇者土利行

英民固熟航海。巧商法常載土產物貨販賣四方。以營生業。於是有一畫一策者。私募強壯者。裝數十百船。往來海中。見英國商船。一一劫掠之。可得一大利。國會以布亞爾如翁老練兵事。充船將。布亞爾如翁須忽德斯之人。自幼屢航大洋。頗精行舟之術。及改革之戰起。蹶然振袂而起。曰。此吾功名之秋也。直赴費勒特費國會。進言曰。今國家危急。為丈夫者。誰不願致死。僕善航海。願致一臂之力。因論攻守方略。明辯有晰。一坐傾聽。眾大竒之。擢為軍吏。某役如翁以黃絹製一旗幟。畫以松樹及響尾蛇。書其側。曰。天下孰能敵我者。自提以進。八面受敵。縱橫馳突。驍名振軍中。至是為船將。至新蘇格蘭會。英船載所鹵掠貨物。將入港。與之戰海中。奪之。其人屢寇我海峽。如翁欲報之。乃裝艦出沒于英國近海。每見英船。劫掠貨物。其人憚如翁威名。怖之。特甚。曾將入寇英國某港。教師率數十人。立港口。遙望跪拜。嚴然如祈神之禮。益請宥之也。如翁不忍虐之。會大風起。舉帆而去。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十二月。如翁與英人戰洋中。船摧欲沈。如翁躍起。入敵船。眾皆從之。會敵船失火。如翁督眾撲滅之。擠英人于海中。奪其船。船將某囚逸。某亦

英民固熟航海。巧商法常載土產物貨販賣四方。以營生業。於是有一畫一策者。私募強壯者。裝數十百船。往來海中。見英國商船。一一劫掠之。可得一大利。國會以布亞爾如翁老練兵事。充船將。布亞爾如翁須忽德斯之人。自幼屢航大洋。頗精行舟之術。及改革之戰起。蹶然振袂而起。曰。此吾功名之秋也。直赴費勒特費國會。進言曰。今國家危急。為丈夫者。誰不願致死。僕善航海。願致一臂之力。因論攻守方略。明辯有晰。一坐傾聽。眾大竒之。擢為軍吏。某役如翁以黃絹製一旗幟。畫以松樹及響尾蛇。書其側。曰。天下孰能敵我者。自提以進。八面受敵。縱橫馳突。驍名振軍中。至是為船將。至新蘇格蘭會。英船載所鹵掠貨物。將入港。與之戰海中。奪之。其人屢寇我海峽。如翁欲報之。乃裝艦出沒于英國近海。每見英船。劫掠貨物。其人憚如翁威名。怖之。特甚。曾將入寇英國某港。教師率數十人。立港口。遙望跪拜。嚴然如祈神之禮。益請宥之也。如翁不忍虐之。會大風起。舉帆而去。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十二月。如翁與英人戰洋中。船摧欲沈。如翁躍起。入敵船。眾皆從之。會敵船失火。如翁督眾撲滅之。擠英人于海中。奪其船。船將某囚逸。某亦

水列又志 卷三 如翁為船將 光緒十一年刊

英國驍將。英王嘗賞戰功。擢為奈伊的。奈伊的武官。貴者。如翁曰。彼誠足以為奈伊的。而我勇倍彼。我再與彼逢。則生獲。以供驅使而已。如翁與英人前後數十戰。此戰最為劇戰云。

布多那守干邦

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冬。我將布多那。以一隊守干邦。一日早起。對鏡理髮。乍見紅裝軍。射照鏡面。則英軍來襲也。多那投鏡佩大刀。乘馬驅出部下熟寢。未覺騎屬者。僅若干人。既而曰。寡兵追北。徒死耳。顧眾揮去。自遁入山寺。下一石級。敵騎追躡甚急。多那回顧。以慢言。斬之。躍馬電走。追騎不能及。乃狙擊之。彈丸皆汰。頭上不被一傷。

產多爾麻利音驍勇

英人已略有佐巴紐斯查爾士頓。遣兵攻叟邦。叟邦人民不敢抗。而英人所至。奪屋宅。逐民人。眾不能堪。群起敵之。立得數百人。推產多爾麻利音為將。倉卒舉事。攻戰器具皆未備。僅有火藥三箱而已。二將乃令悍卒所在竄匿。時出襲英人。其人半不持銃槍。一英軍苦之。遂棄叟邦而去。由是產多爾麻利音之名

卷三 三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十六
此處補行

聞國中二將以軍屬林古倫守查爾士敦音嘗與一
親友飲酒市樓其兵來襲音謂客曰吾為國舉大事
前途甚遠不可輕死躍墜街上傷脚不能行眾扶之
肩輿逃去音於是據險設堡其兵日夜環攻音盡力
固守廢眠者連夜糧餉不給意氣自若一日其將造
音軍請易俘虜音留之供午餐煨羊魁載之板上其
食之其將歸營謂其下曰我見音等衣食不給器械
不備而奮然勇進不以死生為意此非我輩之所能
制服遂致將印而去其為敵人所畏服如此有一女
子制衣服給軍士每敵至必報我軍常為我耳目有

女莫阿爾者年十五集女黨候視敵兵一女與莫阿
爾有所約夜遣其姊妹及女黨數輩潛舟下河過敵
地造莫阿爾議事當此時丁男出戰婦女在家收穫
禾稼運輸糧餉互相救援為國謀如為家謀有死之
心而無生之氣其至誠効力雖婦女亦皆如此音一
日出野外遇英將率騎至英將知其為音合圍數匝
音逡巡間見傍有一墻高七尺許躍馬超逸輕捷如
飛眾相視愕眙不敢尾音裨將法里亦以勇聞嘗戰
某所軍吏馬其斯多爾被傷痛甚欲退法里不可多
爾再傷大叫曰不退則死凡被四傷法里猶不許退

卷三 三
產多尔麻利音職勇
元文古止刊行

其御兵之嚴。概如此。國會以加多為將。率大軍。經略南方。南部諸邦。聞加多至。大喜。投鉏揭竿。爭先來會。豪戶富室。悉傾火藥倉。給之。遂敗英軍于繁克璉。具落計。有一富戶。潛蓄火藥者。英人謀知之。圍其家。富戶拒之門外。其婦與姑裝銃。自背授之。應卒甚敏。吶喊連發。如數十人為之。英人疑有守備。釋圍而去。一千七百八十年八月。加多揀敢死之士。夜襲計牟殿堡。會英軍襲加多。遇于途。我軍進退失度。大敗。加多僅以身免。器仗糧米。盡委之敵。國會議削其官爵。以克利璉代之。

米將亞爾諾爾突叛

國會將起大軍伐英人。而財源不給。無由募兵。是時國會官員俸祿。止燕麥若干石。僅足食一馬耳。乃大作紙鈔。以賑濟。一時既而物價騰起。紙鈔日賤。至一靴直六十元。此時英軍屢勝。勢日陸梁。而我軍敗報四至。士氣沮喪。國會末如之何。而華盛頓督北軍。日夜撫慰士卒。持重不肯出新地。西方有一堡。地當要衝。守難其人。國會以亞爾諾爾突驍勇無比。遣之。諾爾突見我軍不振。國勢日蹙。私心異。英人貽金五千元。為之壽。曰。子若來降。則授上將之印。諾爾突喜。

英將閣倫華理斯追擊我軍

諾之。英官璉德爾微行來軍。徵誓書歸。未至英軍里許。我兵三人要之。途檢其懷。得諾爾突誓書。璉德爾窘窮。曰。卿等若宥我。我以一萬錢報之。不聽。押送軍中。拷掠百端。得其實。乃殺之。諾爾突聞之。私乘英艦。逃至英軍。英國拜上將。如約。諾爾突已握兵權。屢來寇。所至殘破。我民苦之。華盛頓授策。費邦人某。佯叛事諾爾突。諾爾突陣遯。遯河岍。其人欲窺間捕之。會移其陣。不果。後拉非德亦發間諜。百方窺隙。事竟不濟。諾爾突在英。雖身陞顯爵。以其為叛將。人人皆薄之。

英將閣倫華理斯追擊我軍

閣倫華理斯已克計牟殿堡。至諾邦。諾邦有一貴族。固惡英王。暴戾。募黨與。舉義兵。據險構堡。抗諸要害。鑿山採硝石。製火藥。以備緩急。華理斯遣兵攻之。貴族迎戰。敗之于公具山。生擒數百人。而我兵不傷一人。自加多督南部軍務。諸要衝處。悉置戍兵。更使莫爾翰以一隊守公邊斯。英將達爾禮頓剛暴有膽略。率兵攻公邊斯。吶喊來逼。我兵列大礮。亂發拒之。英軍不能進。華盛頓來援。立矢石中。大呼指揮。進與禮頓逢。揮刀薄戰。禮頓被傷而退。英軍遂敗。頓進攻某

英將閣倫華理斯追擊我軍

堡不齋大炮。斬伐巨松。列礮臺上。遠望之。嚴如巨炮。大呼曰。汝輩不降。則吾將轟擊碎壘堡。汝其勿悔。英人大恐。以衆降。頤隨機制變。概此類。華理斯聞禮頤之敗。大怒。率大軍伐我將莫爾幹。幹退。濟計太馬河。華理斯追至。暮夜昏黑。欲待天明。而濟會大雨。河漲。華理斯不能進。克利璉聞莫爾幹急。率兵來援。逢雨衣裝盡濕。不能行。入旅舍。休士馬。旅舍婦人。飯將士。出金若干。贈璉。曰。妾多年縮衣節食。以儲是金。今吾邦舉大義。國勢漸張。將士日奮。而貲財不給。全軍凍飢。末如之何。是金雖不足濟匱乏。聊以表寸誠。璉感

其義。涕泣受之。璉待雨霽。兼程疾行。濟和德加伊河。而進。華理斯阻河三日。乃濟上流。要擊我軍。不及。我軍遂得達某堡。是役夜不交睫。晝不重飯。強敵追躡。前跋後竄。備極艱苦。而璉猶倔強。數抗大軍。追之于諾邦。拒之于哥爾布爾土。其軍爲之逡巡。聞者壯之。一千七百八十一年。英將亞爾諾爾突大爾連頓閣倫華理斯等。屢寇費邦。自春至夏。所劫掠。殆數百萬金。華理斯駐軍于約邑。我將麻利音及黎士。至格阿利納。拔一堡。有一良家女。憤我軍不振。屢出從軍。英兵攻其宅。我兵來援。聞英大軍在後。惶遽逃去。英兵

火其宅。女率手兵奮激力戰。英兵辟易。揚白旗乞降。女允之。麻利音黎士攻卓爾治敦寨拔之。逐英人于寨外。英人欲復之。來攻。見我軍不持銃槍。爭先齊進。我軍吏阿爾士挺身而進。拔刀當門。大呼曰。汝輩縱累千百刀背一擊。輒斃耳。何用銃槍之為。乃立斬殺數十人。英軍大怖。遂退。

閣倫華理斯降

華理斯遣兵守叟邦。克利璉進攻之。逢英軍于甫武計爾克丘。敗走。英軍乘勝四出。略有數邑。麻利音產多爾非堅斯諸將助璉攻英人。奮擊走之。遂復侵地。

璉進與英軍大戰于韋底宇。英軍不利而退。璉麾眾踪之。英軍急走入壁。恐我軍追躡。倉皇鎖壁門。首將至。不可入。彷徨門外。追兵直逼擒之。首將說辨欲遁。擒者知其為將。曰。余見子狀貌。決非賤卒。縛立陣前。英人恐傷首將。不敢發銃。璉厲眾督戰。遂薄其寨。奪輜重。英軍潛兵截我後。我軍驚顧敗走。璉殿戰而退。翌日。英將知我鋒不可當。棄軍實逃去。保查爾士頓。英將克林敦以精兵守紐約。華盛頓謀襲紐約。未果。一千七百八十一年。法國以拉菲德曾助頭附之軍艦數幫來援。至費邦。頭欲與之合兵。攻華理斯。率大

軍南行至費邦。令法兵塞河口。絕紐約援路。自將兵攻紐約。連發大炮。彈丸撞觸寨壁。皆碎。華理斯憤甚。麾兵衝中堅。我軍嚴不可犯。華理斯度力不敵。欲與克林敦合。即夜發兵渡約河。前隊既達前岬。風雨俄起。後隊不得濟。華理斯莫奈之。何夜半。冒風雨返軍。約邑戎裝皆濕。士疲不能軍。華理斯憂懣不措。日夕待克林敦來援。而我軍晝夜攻擊。銃礮亂發。呼聲震地。華理斯進退無據。意氣沮喪。遂乞降。華盛頓許之。華理斯以下七千人。投兵仗。俯伏執謁軍門。頗以謂凌虐降虜。特非安反側之道也。乃召將士。及復敕戒。

勿得靳辱降兵。由是人人悅服。莫敢貳者。時十月十九日也。是日克林敦聞約邑急。發大軍。海陸並進。至則華理斯降。及六日。林敦悵然大息。久之。乃返軍紐約。於是同盟十三邦。相傳捷聞。拊躍相賀。曰。不圖眼見此一大盛事矣。或有垂泣者。費勒特。費國會。會國民。鳴鐸鈴。祝之。有一老門卒。聞之喜甚。遂斃。人以為過喜傷情之所致也。頗乃與諸將士。祭軍神。告成功于上帝。

英米講和

英國聞華理斯之降。朝野駭然。英王與紳董議曰。米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三十一 吳唐祥行

人衣不足以蔽體。食不足以充腹。起兵以來。幾年于今。舉國奮起。百敗不撓。是非盡殺其人。則不止。我今悉全國之兵。攻之。強壯死于鋒鏑。老少病于漕輓。勞費百倍。生民塗炭。縱取其國。亦非計之得者也。不如講和。以息民肩之為愈也。乃遣使米利堅議和。米人不肯。曰。和與不和。在貴國。認我自立與否。我則有戰而已。英使往復。議未決。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法國說英米兩國。平之。兩國各遣使。臣會于巴勒。立盟誓。曰。自今米國十三邦。統一自立。不歸英國。統理。四月十九日。赴告國中。十一月。英王下令。撤兵。英軍乃去。紐

約。無復英兵駐新地者。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三終

英米講和

米利堅志 卷三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終
重
史
行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四

宮城縣仙臺

岡 千仞
河野通之 同撰

自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一年。

華盛頓辭職

和好已成。衆始休肩。皆謂太平可期。而兵荒之餘。財用匱乏。國會無奈之何。初國會與諸將士約曰。禍亂平定之後。賜俸祿之半。以終其身。至是國用不給。奪將士之俸。衆皆憤恨曰。我曹百戰。冒矢石。濟百姓之

米利堅志 卷四 頌辭職
此
行

塗炭不迨今而錄其功則後來可知矣。卒造國會曰。願賜俸錢如約。喧騰不已。國會依違答之。諸將愈不平。會華盛頓謝兵柄歸田里。諸將皆曰。戡定大亂。創立獨立之基業者。元帥與我曹也。元帥一旦解將印。則我曹亦一匹夫而止耳。不如擁立元帥為國王。我曹亦不失封侯也。諸將以謀告頤。頤慨然曰。唯宿德重望足鎮四海者。宜代上帝統治億兆。若夫各國帝王子孫世襲。不問賢愚。即私尤大者。非頤所知也。諸將愧服。十一月頤辭職歸田里。告別諸將。諸將素感舊德。歔歔垂泣。卜日上程。拉菲德以下親信從者若干人。車馬擁衛前後。沿道人民環視如堵。皆曰。我曹有今日。是人之力也。頤自起軍六年于此。其母某氏固有賢德。頤上堂謁母。母曰。兒能如此。吾復何憂。翌日菲德見母。說頤之功。稱贊不措。母曰。吾素器兒。不凡。今果然。

國會議定國法

兵亂以來。國債四千萬金。四方督責國會不能賠償。既而英國遣使謂曰。貴國借金我商賈累巨万。未曾償一錢。貴國今既獨立而失信義于鄰國。可如斯乎。討索不措。英使往復數回。民間訛言曰。英國將舉兵。

自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一年

問罪民心搖動國會莫奈之何乃徵賠金於各邦各邦不肯奉令又令各邦賣買貨物皆加征稅眾愈不喜國會以亂平解兵兵士概皆空橐歸家意殊怏怏馬邦人遮伊者頗有驍名將乘國人之不喜作亂詭人民所在蜂起應之國會遣兵討之遮伊力窮以眾降先是國會令國中每邦擇通達事體者各一二人會費勒特費使之代邦人議國政事無內外一切裁決之稱曰議員及亂平每邦自立各不相下政莫所統一於是將大創立國法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十三邦議員會于費勒特費議曰凡立法之權總歸元老

紳董兩院元老各邦邦會公選之每邦二人一任六年紳董各邦民眾公舉之其數視民數為準一任兩年兩院一年一會是為恒例行法大權歸大統領一切政務章程縉董草議元老覆議議成稟之統領統領可之則施行不可之則再議焉凡事經再議可之者三分居二則統領不得阻之統領總督海陸軍位分正副一任四年不得過兩任副統領無職守大統領病若死則代攝之其選舉統領先令各邦民眾公舉國選官國選官以選籌公舉可任統領者選籌過半者得為統領各邦制度準從便宜唯其交戰和約

國會議定國法

一切大處分。歸其權于統領及國會。別建國法七條。議成示之。各邦民。商量改定。邦民主張意見。同異各出。未有所決。富蘭林設方略。說諭邦民。邦民始釋然。紐邦人布亞美里頓。費邦人馬德遜。見非國法者。一說諭。人民漸從之。國法立。三年而後定云。

衆推華盛頓為大統領

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三月三日。國選官公舉華盛頓。為統領。戎阿登士為副統領。國會乃遣使迎頓。頓不得已。從之。四月十四日。上途所至。人民携老提幼。出迎。曰。國爺來。道路嗔咽。歡呼之聲。數十里間不絕。頓

至。百官勸進。踐大統領位。于費勒特。費當此時。國債山積。四鄰討索。國內輒相動搖。而國會束手無策。有波美利頓者。建議曰。今日急務。在償國債。國債未償。而欲人民之休息。可得乎。乃傾所有。帑金託之貨幣會社。以博通商道。所得之利。盡償國債。國債漸減。衆皆便之。國法已定。各邦遵守。既而有論其不便者。爭辯不已。國內騷然。久之漸定。

米人闢建邦

先是。費叟諾三邦土人。以獵為生。驅狐兔。跋涉山谷。間。來建德基。伐材木。構屋宅。成一聚落。有達紐爾斯

慕音者亦挈妻孥與其徒四五人來住白人婦女移
 建邦者此為始既而慕音等構堡寨數處令工兵戍
 之。名其一堡曰藐爾約翰須德諸土人慕黨來攻將
 誘出堡兵距堡半里許據險設伏更率羸兵傳堡堡
 兵謀知之固守不出既而堡中泉涸無所得水眾皆
 大困有女黨數人皆勇奮曰妾輩足以辦此事乃各
 提桶出堡汲泉土人列大礮狙擊不中女黨徐汲泉
 水提携歸堡無一人傷者土人圍攻累日而堡兵拒
 戰不懈土人撤圍而去建邦殖民生聚日盛國會將
 大關之買地于土人土人許之而其種族在呵河之

北者不昔賣地率兵來寇國會以巴爾米爾為將伐
 之巴爾米爾分兵進攻一隊陷伏死傷無算國會以
 桑克羅爾驍勇老兵事代米爾督軍土酋列多爾達
 爾多爾頗架狡屢立戰功土番畏服耳傍懸銀環以
 自標異土人推為將羅爾至黎明潛兵襲土人多爾
 詞知之直進出我不意我軍大敗羅爾鼓勇拒戰過
 走者不能遂收兵土人屢勝勢愈猖獗我將有和璉
 者屢立戰功華盛頓曰土番頗黠非此人則不能蕩
 平也乃遣和璉和璉奮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直進
 擣巢窟轉鬪奮進所向無前土人窘窮詣和璉俯伏

自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一年 五

乞降曰自今世世誓不負德和璉曰百年之後汝背斯言則我能再生勦絕汝族令無噍類土人皆懼伏曰不敢

華盛頓再任

華盛頓名望愈隆舉國呼曰國爺一千七百九十一年任滿解職眾皆留之頓不聽眾懇請不措遂許之有議頓貪權勢者眾皆曰我國已亡國爺存之我民已病國爺蘇之恩豈可忘乎頓以國用不給加酒稅某嶋民不服結黨驅逐官吏曰此輩媚統領培克人民者乃推嶋人多牟是顛計爾者為謀主國

會遣兵討平之當此時法國內亂請援于我議者欲援之頓不可其人輒舉事故與我爭論眾欲問其罪頓又不可專務農桑理生業以休養生息為事西方諸部日愈墾闢有登為邦者

副統領亞登士為真

華盛頓在任前後八年辭職歸家眾公選副統領亞登士為大統領改革之時亞登士裝軍艦使法國與英人戰海中船將謂亞登士曰我為船將義當任折衝子使者也不戰何害子勿敢出登士曰諾既而兩軍戰劇登士不忍坐視手執銃登艦板督眾奮戰船

頭再任 副統領登士為真

將止之不聽。乃羣擁登士入室。登士既為大統領。會法人奪我商艦若干。登士大怒。遣舟師屢與法艦戰于海上。嘗獲一法艦。擒船卒二百餘人。命路德塞爾等十二名護之。會大風雨。法艦漂漾。與我艦相失。法人欲乘間刺塞爾等。塞爾等閉法室。不許其登檻板。護衛三晝夜不睡。法人畏而不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華盛頓患寒疾不起。問所欲言。曰。我苦戰數年。遂戡定大亂。今也四疆無事。人人安其堵。吾死無遺憾矣。發喪之日。舉國哀悼。如喪父母。一千八百零一年。始開國都于婆多麥河岬上。以華盛頓生于此。地號之曰華盛頓。是地舊屬瑪費二邦。中間荆榛滿地。人烟寥落。及置國都。中央建公議堂。大統領宮室。百官院省。金碧崢嶸。互數里外。人呼曰天府。

遮費爾孫為大統領

遮費爾孫代亞登士為大統領。爾孫善辭令。改革之時。所頒告誥文典冊皆出其手。人稱其能。祿細亞那管于法國。為一大都邑。時英法構兵。費用浩繁。於是法帝那勃列翁以五千萬金贖此地。祿細亞那遂歸我管。法人出沒海中。奪我船隻。我發使責之。那勃列翁出數十萬金充賠償。亞非利加巴里巴里為海賊。

巢窟。我船艦屢為其所掠奪。與之約納稅金。而海賊暴掠如故。國會遣大將布禮藐爾討之。藐爾率舟師入登雷布阿里港。一艦進觸岩礁。海賊乘機奪之。我將德加忠爾將復之。即夜與其徒數十名。掉一小舟。服裝擬水手。至艦側。曰。吾輩停泊于此。子等幸勿咎。語未畢。躍入其艦。拔賊投海中。遂與其徒轉入賊船。與賊將相逢。角鬪良久。有一賊拔刀馳至。將斫忠爾。其徒以身蔽之。本艦乘機連發大礮。以助其聲勢。賊徒崩駭。遂乞和。自是賊徒震懼。見我旗幟。不敢觸犯。去。

速費爾孫再任

一千八百五年五月。大統領速費爾孫任滿。眾皆留之。如華盛頓。副統領亞倫亦終任去職。眾不敢留。亞倫意殊怏怏。曰。大丈夫須立功名。取一大富貴。顧西方諸部未屬我版圖。撫而有之。是伯王之業也。乃歷游西疆。說諸豪傑。募黨與數千人。爾孫聞之。大怒。曰。彼懷兇圖。不可不誅。逮捕繫獄。與諸囚徒雜處。臥無床。蓐備極艱苦。亞倫精究法律。論議風生。而舉動輕易。終以此敗。嘉理符尼亞在落機山之西。本屬黑是科。嘉理符尼亞北方有一大原。今之額里恩是也。廣

漠無際。未經墾闢。爾孫遣人檢之。行者皆老革獵手。
 穿莽蒼。攀絕險。探討科倫布亞河兩岬而歸。邊邦人
 布亞爾頓者。精究理學。以為蒸氣可以行舟。精思累
 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試蒸氣船于赫遜河。舟行自紐
 約。至亞拉巴。赫遜。七八日。以蒸氣船行之。僅三十六
 時耳。眾便之。各國爭仿其式。蒸氣船遂行于全世界。
 我與英。外雖和好。內實仇敵。英人製艦堅牢。尤善航
 海。各國雇水手。必於英國。英人見英國水手為我用
 者。則捕去。或無故捕我水手。我欲報之。而我艦脆弱。
 以勢不敵。止。我船嘗航某海。英艦銃殺舟子數十人。

捕四人。曰。是我逃民也。何為匿之。邦人莫不切齒。後
 數年。我船與英船。逢于洋中。英船追迹。我船避匿。伺
 其隙。反戰。英船迎擊。我兵奮戰。殺英兵三十人。英船
 逃去。及是。爾孫任滿。眾公選馬地遜代之。

土酋斯岐牟士之亂

西方諸部。日闢。生聚繁殖。鬱成城邑。既而土人與和
 璉立約者。恐為白人所驅逐。遂以斯岐牟士為將。拒
 我。牟士。軀幹魁偉。有才辯。煽動土人。與我戰。數勝。其
 弟某為人。說吉凶禍福。其言多驗。為土人所信。兄弟
 同心。舉事。土人群起。應之。英人伺我隙。有日。聞之。遣

使于牟士贊之。牟士大喜，親巡諸部落，召募土人，遣其弟駐軍丁甫加能河口。土人輻集，遂開都邑，以為久據之計。我將哈爾遜據音地亞那，為之備。牟士率其黨數百人，詣哈爾遜，請謁且與其徒約。曰：汝輩聞我發號，進擒爾遜，殲米人于一擊之下。爾遜知其有謀，嚴備出見，出椅子令僦之。曰：吾撫育汝輩如子，汝輩視我亦宜如父。牟士固輕爾遜，卒然答曰：吾以日為父，以地為母，乃敷絨毡于地，坐其上。曰：此吾母之懷抱也。然見其有備，無所為而去。土人種族有區禮津其者，住亞拉巴麻卓爾治亞之間。牟士造焉，說之

合從抗我。爾遜伺牟士不在，率兵至丁甫加能河上，直薄其壘壁。土人大驚，詐遣使者乞和。曰：親好如故，請俟明日而盟。爾遜諾之。此夜，土人腹背來逼。爾遜令部下䟽行，首嚴陣以待。土人避匿草莽中，列大小銃，一齊連發。中丸者皮肉碎裂，死傷甚多。蓋土人先令銃手，齒彈丸，拗丸面如鋸齒也。爾遜督餘眾，嚴然布陣，不敢動。比天明，伺土人所匿，豬突而進，縱橫奮鬪。土人四散，我軍直衝其聚落，蹂躪屋舍。此役牟士弟說吉凶，曰：勝可必也。至是大敗，眾咎其言不中。土人啗一黑奴，令暗殺爾遜。黑奴潛隱幕中，我兵捕之。

自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一十年

挿足于木版。將殺之。黑奴涕泣。望拜爾遜。哀請甚切。爾遜為人慈惠。將宥之。眾不可。曰。奴助逆謀。罪在必誅。爾遜反覆論。眾遂宥之。我兵已克土人。土人懾服。不肯背畔。

英米再開釁

英人時出海中。擄我船隻貨物。釁隙日深。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顯理序音等進言曰。吾豈可坐受渠屈辱乎。國會然之。布告國中。與英國開兵端。時人謂之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之戰。加拿太為一大部。管于英國。我將哈爾。自德多路以的。向加拿太。所率將士。皆

匆率所募。軍實未充。呵邦民亦募義徒。得數百人。來合力。英人守加拿太者。聞兵至。據一堡。修守備。牟士欲援英人。所在屯集。掠我糧餉。英人得氣。將分路迎擊。哈爾為人怯懦。聞報怖甚。未接一戰。倉皇班軍。晝夜兼行。達德多路以的。得一堡。據之。令士卒製彈丸。如葡萄形。大言曰。英軍追至。一發斃之。英軍進渡河。部伍整齊。旌旆蔽天。我軍望見。騷擾不定。哈爾固無戰志。偽揚白旗。乞降。乘間遁走。於是德多路以的。米世幹。皆為敵。有眾皆怒。哈爾怯懦。不能守。欲置之極刑。大統領馬地遜特宥之。既而諸邦義徒。聞哈爾一

英米再開釁

敗塗地。四方群起。會于紐邦者若干人。欲入加拿太。攻區璉頓陣于紐加羅河岍。前軍亂流而濟。英人築煩臺。列大炮。守備嚴然。我軍奮擊奪之。英人更以生兵來攻。我軍止戰。待後軍至。後軍將渡河。見輿送傷者。陸續相踵。銳氣沮喪。不肯進。前軍不知之。鼓勇劇戰。英軍前後挾擊。呼噪動天地。我軍勢力懸絕。不能抗。遂降。當此時。歐洲各國。置常備兵。一日有事。則兵馬糧食莫不立辦。而米國新造。軍制未立。四方應募者。概皆倉卒烏合。不知戰。故行軍無法。連戰皆敗。西北邊概皆屬英。眾皆歸罪國會。英國漸輕之。人人皆

曰。我提大軍入米國。彼又不能支。爭先來寇。邦人苦之。

建邦義徒推哈爾遜為將

建邦義徒。以英屬疆界不設關門。將襲英軍。獲德多路以的。推哈爾遜為將。議出兵。自建邦至德多路以的。概皆陂澤。時既嚴冬。冰雪凝沍。不便行軍。欲俟春暖。舉事。使宇燕須多爾練兵。會英兵攻法蘭西。整多爾聞急馳至。奮戰破之。英將布路區德爾率大軍至。土酋倫的邊津突。以土兵助之。我軍拒戰。雌雄未決。邊津突挺身進擒多爾。奪衣裝服之。擬米人容儀。甚

建邦義徒推哈爾遜為將

戰文士刊行

有得色。多爾裸體不禁寒。焚火取暖。德爾見之。大笑。我軍已失。大將衆皆憤惋死戰。多爾令人謂之曰。速降。徒死無益。衆乃請英人曰。我輩得全首領。則降。英人允之。遣人為質。與之盟。而後降。英人一捕縛。護送加拿太。土人爭起殺之。得免者僅數人。德爾大喜。曰。一戰擒哈爾遜耳。既而天氣微暖。乃發車士從之。哈爾遜聞之。搆堡呵邦西北。名曰米以治。德爾傳堡大呼曰。盍速降。哈爾遜答曰。我知為國死節。未知受敵命。而降。嚴備以待。德爾大怒。四面環攻。堡兵晝夜固守。不少懈。土人攀樹架梯。百方攻擊。哈爾遜踞椅

子。從容指揮。英兵狙擊丸中。椅子待卒亦中。丸斃。而遜不被一傷。既而建邦人民聞米以治堡之急。來援。遜令人謂之曰。我出堡直衝敵陣。子等自間道出。敵背則獲勝。必矣。約定乃出堡。衝敵陣。皆披靡。而出軍後者。却為其所破。死者無算。餘衆皆就擒。英人虐俘囚。殊甚。雖以罕士狂暴尚不忍。月之。勸英人止之。堡兵愈繕戰備。英兵力屈。撤圍而去。

英米戰于海中

一千八百十三年。我將甫阿爾航太平海。捕英獵鯨船十二隻。我船將稜連須與英艦戰于某海。被重傷。

左右披之。移別艦。稜連須大息令部下曰。莫委艦于敵。言畢而暝。艦遂為敵所奪。我船將巴爾為英艦所追。避走四日。乍與一英艦遇。其艦壯宏華嚴。稱英國第一。常出沒大洋。剽略我船。巴爾列大礮連發皆中。英艦損破。遂卸其幟。棄艦乘脚舟遁去。我船將序翁追及英艦。躍入其艦。殺數百人。擒三船將。有一老卒。堅座不動。有一英艦伺隙來復。其艦德加忠爾聞事。急駛艦來救。遂奪其艦。多萊甫雷戰。忠爾有大功。至是。馳名益著。美亥武律地督我海軍。與英艦戰。船輪中丸碎破。奮戰遂奪英艦。以其輪代之。講和之後。英

將來觀此艦。曰壯固無匹。唯車輪不稱。武律地曰。昔日與貴艦戰。我輪損壞。乃取貴艦兩輪代之。其不稱亦宜矣。英將不能答。於是藏斯輪以表武律地之功。我艦脆弱。固不可與英艦抗。而屢得克者。我將士剛猛勇進。不顧死之功也。

自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年。

米人攻加拿太

一千八百一十二年。我軍自紐約攻加拿太。敗還。翌年。我將邊津其率大軍入上加拿太。上加拿太在翁太利阿湖。岬上名曰約。後改名登倫多。邊津其直進。攻

自千八百五十年至千八百六十年
十四
英人據堡發炮拒之我軍攻擊益劇英人插

其首府英人據堡發炮拒之我軍攻擊益劇英人插
火繩炮藥倉棄堡而逃我軍爭先入堡藥倉火發霹
靂震天瓦石皆飛死者數百人餘衆大怒出逐英人
生擒數十人奪其輜重邊津其被重傷將死謂裨將
曰我一死無憾唯願子等取所奪旗幟加我頭上裨
將如其言邊津其張目熟視稱快乃斃後英人搆數
堡于紐加羅河上以兵守之我軍直進攻之其鋒頗
銳英人望見膽落棄堡而去進至翁太利阿湖上布
陣高丘佐區德為湖上要衝地我軍不備軍艦英人
濟湖來侵我將藐路翁拒戰却之有一米人嘗為英

將區禮僕此役從我軍奮鬪傷區禮既而聞區禮病
創將死親詣謝其罪區禮怡然曰人各為國致力亦
何謝之為乃出所愛時錶與之曰聊以表信英將布
路區多爾攻米以治堡不利轉攻須提班孫堡遙呼
曰我且暮拔堡汝輩遁走為土人所劫殺悔之無及
盍速降堡將區路幹答曰我軍固決死頭可斫堡不
可拔多爾大怒列數大炮對擊堡內唯一炮轉運數
處連發應之又亂射小銃助其勢殺傷過當英人奮
戰不能拔解圍而去

米人復米世幹

米人復米世幹
卷四
米人復米世幹
英人據堡發炮拒之我軍攻擊益劇英人插

一千八百十三年。我將邊爾里欲攻英人守以利以湖者無舟可濟。伐岍上樹製舟以濟。英人迎擊湖中。我軍殊死奮鬪。敵列二大艦發大炮。我舟破碎。邊爾里躍入別舟。敵以小銃狙擊。邊爾里從容指揮。進突敵艦。銃手列隊。吶喊薄之。英將力盡。卸旗幟乞降。邊爾里報捷。哈爾遜曰。此役奪敵艦若干。實將士之力。於僕何有。人稱其不矜。英人已為邊爾里所敗。大怖。哈爾遜長驅入加拿太。多爾以我鋒不可當。退數里。左河右沼。占險自守。須岐牟士亦來援。哈爾遜曰。敵營互數里。部伍不整。可乘也。令裨將序翁遜攻之。更

分一隊出其後。英軍腹背受敵。大驚崩潰。多爾乘駿馬。僅免。牟士所率土人欲踰沼而逸。我軍急蹙之。土人返旆。殊死戰。我兵斃者無數。牟士多知得土人心。語其下曰。大丈夫須橫尸原野。馳突敵陣。中丸斃。牟士既死。土人散走。於是我軍復米世幹。西方始寧。

區禮津其之亂

土人種族有稱區禮津其者。欲復牟士仇。一千八百十三年。以字塞爾甫雷的為將。入亞拉巴麻。襲擊居民。居民大怖。倉皇匿須無斯堡。甫爾的諜堡門不守。縱火鹵掠。不問男女嬰孩。盡殺之。典邦人聞之大怒。

募兵得數百人。邦人查克遜。精悍有膽畧。呼曰銳刀。衆推爲將。進攻區禮津。其蹂躪聚落。土人有修妖術者。謂戰必勝。衆信之。奮戰數十合。皆敗。會我軍糧乏。將引退。克遜左手傷。以繃帶束之。右手執小銃。大聲叱曰。退者殺之。衆皆懼服。莫敢仰視。乃下令再攻。土人。土人就巫占吉凶。巫曰。此地神靈之所。舍敵來必不能害。土人信之。拒戰甚力。一千八百十四年。甫雷的驅區禮津。其婦女童孩築胸壁于河岨。禦我軍。克遜率精兵。一鼓拔之。甫雷的策盡。親來請降。曰。生死唯命。容之。此役俘番婦數十人。克遜無子。殺一婦。養

其兒爲子。改革之時。克遜年甫十三。從軍爲英人所虜。英將令之拭靴。不肯。英將怒。拔刀斫之。克遜以左手蔽之。被重傷。後與英人戰。屢克之。英人憚之。

我將弗倫破英軍

我兵與英兵相持於加拿太。每戰皆敗。一千八百十四年。命弗倫督軍事。弗倫以全軍度乳加羅河。破英兵於茶昆巴。軍氣稍奮。英兵聞敗來援。乳加羅瀑旁。有一橋。曰雷泥蘭。我兵保于此。敵盡銳來攻。戰方酣。一兵指砲臺。語隊將美類禮類曰。敵精兵在彼。子能拔之乎。美類欣然曰。諾。馳入砲臺。空手搏鬪。奪銃亂

發敵兵辟易。遂拔之。英兵憤甚。反戰三次。遂不能復之。日暮英軍引退。是冬弗倫進保威羅伊砦。英大軍來圍。弗倫數出奇兵。乘其不意。英兵棄去。遂得保砦。

英軍襲華盛頓府

是歲六月。英將盧須以兵四千。直進襲華盛頓府。事出倉卒。民兵不能支。都民負擔四走。大統領以下。狼狽出避。英軍火政事堂。四出鹵掠。至夜收兵入艦中。盧須將乘勝畧麻爾底磨市街。聞其有備。不敢。民兵聞急會者一万。守沿海砲臺。盧須欲驗我多寡。自出巡視。我兵狙擊之。英軍已失首領。軍氣大沮。九月英

軍將攻紐約。一軍自陸。一軍自海。自海者取路產不拉連湖。侵布羅太須部。類玖。我將麻高牟收民丁勝提砲者。盡編為兵隊。船將馬久道亦募船數隻。編海軍。以待之。英將道印常恃軍艦堅牢。語人曰。米人率舉國軍艦來。亦不足畏。既而馬久道一戰破之。英兵過半就擒。道印氣沮。乘夜徹兵。陸軍亦為民兵所扼。不能進。

米將查克遜破英軍

英人議舉大兵攻紐約。阿類連須事聞。米國眾議紛然。或曰。遣使請降。克遜奮然曰。有戰耳。乃令國中繕堞。

壘募民兵專講防禦之術。克遜素撫循西人。與
 捏西人善戰。長狙擊。結之為援。十二月英兵航渡紐
 阿類連須。克遜乘夜襲擊。殺傷過當。紐阿類連須臨
 密失必河。河上老杉森鬱。直接大澤。克遜相地勢。構
 城砦。敵亦起壘數所。布陣相對。我兵大砲。僅十門。交
 發拒戰。敵多死傷。翌年正月八日。英將波金半來攻。
 克遜掄勁兵。砲戰累日。與捏西人自傍狙擊。發必命
 中。敵陣漸亂。克遜度其可乘。自率生兵進擊。大聲呼
 曰。汝輩見我丸無一空。發列銃齊發。英兵愈亂。波金
 半遂為亂兵所殺。英軍無所統帥。爭先引退。艦中殘

兵二千餘人。悉就擒。此役不問老賤。悉編為兵伍。有
 一商。訖吏卒劫貨物。克遜問曰。汝携鳥鎗乎。商曰。否。
 顧左右曰。速授鳥鎗。編之隊伍。克遜臨事果決。往往
 類此。曾坐過誤。出贖金一千元。克遜固得人心。人人
 欲為贖之。遜不聽。傾產贖之。後國會審議還之。英人
 以累敗。漸有悔心。法國居間行成。一千八百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英米交發重使。結和議。於是鳴鐸
 舉旗。布告國中。兵起以來。兩國商賈不行。凡百工匠
 皆喪其業。及和成。貿易條款。皆遵其舊。兩國人民大
 悅。

瞞羅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一十七年。費爾治尼亞人瞞羅為大統領。一
 英人與一西班牙人。奉福落利得人仙納類西。起兵
 於如治亞阿羅波麻邦境。勢頗猖獗。查克遜討平之。
 有賊據古巴嶋。出沒洋海。為民害。國會遣布類禰類
 征之。賊聞兵至。潛匿山林。布類四索勦之。一千八百
 二十四年。法人羅菲德來。羅菲德助華威頓。創立大
 業。至是。聞米國文物制度。日盛。來觀。國人固感戴其
 德。所過老幼。陸續送迎。除道飾館。饗遇優渥。菲德視
 從前莽叢。一變為廣都稠邑。而風俗悃悞。不異昔日。

嗒嗟不措。乃登木基山。古戰墟。想像當時。歎歎不禁。
 建碑祭陣亡者。請門登皮類尼。上華威頓墓。哀哭禮
 祭而還。瞞羅為眾所強。雷在職八年。時屬太平。與歐
 州諸國講交際。四闢鐵道。通滯貨。孜孜以興民用為
 務。自依理湖。至赫遜河。四百里間。開一大運河。其起
 工。始于聽政之日。成於讓任之歲。國民永賴其利。
 亞登士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瞞羅任滿。亞登士代立。亞登士
 為二世大統領。亞登士子。故人稱小亞登士。二世亞
 登士。以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七月四日卒。是日為米

國頒告獨立之日。國中飲鋪歡呼。亞登士欣然瞑目。忽曰。速費爾孫無恙否。爾孫與亞登士盡力國事。亦以是日卒。國人以喪二元老。悼惜特甚。小亞登士久管交際事務。諳各國人情。及為統領。開海港通貿易。開化日進。國力益昌。嘗謂我國日用物貨多仰外國。故人民日致匱乏。若重輸入稅。則物價日貴。國民竭力本業。物產繁殖。竟至不仰外輸。於是外國所輸入。綿布。綃帛。銅鐵之屬。重徵其稅。國民不便之。曰。是法不除。則物價騰貴。無止時也。

查克遜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小亞登士任滿。眾以查克遜屢立軍功。推為大統領。先是西北疆新民。盡力開墾。土苗獵牧之地。變為邑里。馳馬車。載子女。徘徊游步者。絡繹滿路。土苗積憤。時或群要。邦會恐其生事。出金買地。土苗得金。不敢納上。或募黨剽掠。伊利那倚北邊。作志及弗刺玖須等。種族往往徬之。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國會遣斯骨突。征之。擒土酋。葡洛波。具餘苗。懾服。遁西思。是役一劇。症盛行。一再痢。即斃。呼曰。虎狼痢。是歲。遜建議。加各港輸入稅。嘉拿太。人民抗論。沮之。遜怒。曰。是破國律也。下令速施行。其法。各邦不

服是舉者紛然起論顯理以雷憂之改國會定案曰
 當行減稅額人心稍安遜置銀行於國都既而以其
 漸為弊欲每邦置銀行分利權國會不服發難阻之
 遜不聽又收政府所付母金物論沸騰誹謗盈路遜
 不敢變其說先是志密納類須土番屢叛徙之密志
 失必河西土番不服屢入寇國會遣兵討之土番設
 伏間發我兵屢敗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遣斯骨突斯
 骨突以土番出沒山谷蹤迹詭秘披荆棘作舟筏大
 兵撞巢窟土番窮困納盟書奉約遜為人簡傲不顧
 細行又以論事說激往往取怨遜既有勲勞德望不

以毀譽為意臨事果決常處紛紜之間斷然行胸臆
 無所回避歐洲列國聞遜風相勅加禮敬法噍諸國
 將發使論條約中之事聞遜不可犯止之在職八年
 威振隣國

范標倫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三月遜讓職紐約人范標倫且
 以再任之例漸為弊害議停之加拿太苦英政之苛
 虐起兵我民黨之者數千人先攻乳加羅河上拿比
 嶋取之我民有通英國者火我糧船國中騷然人不
 安業倫親出說諭因得無事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三

月四日哈爾遜繼為大統領。無幾而卒。副統領戎殆列代總國政。殆列以同查克遜論銀行之事。改國會定案。衆心不歸。緬邦與英屬地紐弗倫斯維幾爭疆。兕。字惠弗志登兒以政法學著。審判此事。紐弗人不能爭。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遣舟探太平海諸嶋嶼。未經前人檢出者。四年而還。得新則蘭土。其地互南極幅。真殆七百里。

德邦列會盟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國會准墨志哥叛部德過瑟斯列會盟。德過瑟斯地舊我民所開。固不服墨志哥構

兵累年。勢漸强大。而墨志哥不許其自立。及是發重使請列會盟。國會謂我國聯衆邦。不特護我民。將施及四鄰也。遂許其請。是歲差幸兒伊布繆毛雷志發明磁石電氣妙用。制電信機。先是理學諸大家發明磁石電氣之理。將施之。實用於是。差幸兒凝巧思。累年始成。國會給金八十三萬元。乃通一帶鐵線於華盛頓府麻爾磨間。兩地信息。瞬間往復。無不如意。人民大便之。是後各國爭仿。鐵線縱橫。殆遍全世界。薄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典捏西人筮牟志多能玖志薄。

為大統領。墨志哥以我助德過瑟斯。大憤。會我南部民爭疆界。墨志哥將托之生事。發使論爭。曰：不聽我。所請。有戰而已。我固知墨志哥無為。將并其土。絕之。乃委老將迭納軍事。迭納欣然。率眾馳赴。築堡二十里。蓄糧食。修守備。墨志哥人聞之。恐我奪糧。嚴備相待。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八日。迭納下令納四出。兵士于堡內。敵大軍斷路。我兵擊退之。翌日再戰。砲彈亂發。又破之。迭納欲乘勝進兵。會國民得勝報。爭來請從戰。其眾倍兵士。迭納愈得氣。乘勢進擊。墨志哥兵棄城而遁。進至門多羅府。一戰拔之。威名大震。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敵將參太安奈悉國兵出禦。安奈侮我寡兵。呼曰：汝盍速降。迭納曰：世寧有為人將而乞降者乎。我兵固慣炮戰。斃敵無數。勇氣百倍。迭納見裨將弗羅玖巧運大炮。令曰：盍用葡萄彈。迭納懸軍深入。後無繼兵。而舉動夷然。無少怯色。此役砲丸雨注。左右每見丸來。屈頭避之。迭納笑曰：勇士豈可屈頭乎。言未終。有一丸汰其耳。不覺屈頭。左右為言。迭納顧曰：汝輩見遠丸。而屈頭。故余笑之。若汰其髮膚。則屈頭避之。何害。戰至日暮。敵兵奔散。翌日安奈收敗卒。引退。安奈既敗。國中大地震。

國會命斯骨突督軍務。骨突取他道直衝墨志哥國都。墨志哥築一堅城於美羅久雷地湖上。禦之。骨突一戰拔之。據以為根本。進兵至哥雷彌兒耶羅志。岩道險絕。以銃鑿石作道。行兵。墨志哥兵充斥府中。構砲臺於四郊。盡精銳守之。我兵鼓勇奮進。死傷無算。將士蹈尸爭先。殊死奮戰。陷數砲臺。安奈跛以木作脚騎馬督戰。錯愕遁走。途遺木脚。我兵拾之。傳觀靳笑。九月十四日。我兵進入國都。國人窘窮請和。於是割所爭北疆及新墨志哥上嘉理符尼亞諸部歸我。且出金四十萬元。以充軍費。和成。振旅凱旋。

迭納為大統領

薄在職之日。與英人爭額里恩。額里恩在落機山下。瀕太平洋。頗為大邑。薄諭兩國國民劃境息爭。稱為一大功。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國會以迭納有功于墨志哥。推為大統領。紐約人斐謨美軒達任副統領。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有一鑛匠至嘉里符尼亞部。檢地質。見土沙爛吐光彩。檢出一大金鑛。四方聞之。陸續移住。業採金。頓累巨萬。寥落空山。變為一大都會。於是陞列邦會。合眾國法。唯南疆諸邦買黑人為奴隸。嘉里符尼亞以買黑人為一大弊俗。不敢為。及其列邦。

會南疆諸部以爲戾國憲樹黨排之顯理玖徠奉迭納肯百方曉諭與南疆諸邦約曰獨嘉里符尼亞不在此例約未行迭納死開國以來死于職者哈爾遜及迭納二人而已國人哀悼特甚有一國民聞西班牙屬島古巴因苛政將說之令列邦會一千八百五十年與其黨六百人航古巴嶋民放砲不得說而還翌年又往爲嶋人所邀擊國會獲黨魁伏法

斐謨爲大統領

斐謨繼迭納爲大統領先是英國戎富鑾金將搜索南北冰洋向太平海而發不返國會命善操舟者發

二大艦踪之南格阿利納人戎瑞建德基人玖徠磨斯薩加潮志人維武斯都以長于政學名至此皆死

壁爾斯爲大統領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斐謨傳職壁爾斯壁爾斯爲將討墨志哥有功故立舉博覽會於紐約以銅鐵玻璃構一大厦雜陳宇內珍異物品海外來觀者數萬人日本國爲太平海一帝國而未曾與外國通交國會以其國富物產將開其港通貿易命提督彼理率軍艦九隻而發彼理駛入江戶海遂與高貴官吏假結貿易條約而歸合衆國法准南部諸邦使役黑人剛

色斯邦屬北部邦人曰嘉利符尼亞在南部不役黑人。此法破已久。使役黑人與否。唯其便之視。國會遣人說諭。剛色斯人抗論不屈。立黨兵爭。一方騷然。

布堪南為大統領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三月四日。邊邦人布堪南以善政學為大統領。是時政體陵夷。國勢不振。所在銀行皆閉。其肆布堪南深察其弊。所由政綱一新。民復其業。莫滿斯人種住呵達洼。恃險遠自立。抗我。布堪南怒遣大軍往征。莫滿斯改圖屈服。巴羅玖華為南亞米利加一小部。數凌虐我民。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布

堪南授肯一將率軍艦鎮撫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費爾治尼亞人戎弗倫與其黨二十一人。破巴兒花伯理公府奪兵器。是時論黑奴賣買者作氣爭。勝弗倫將乘之作亂。國會遣海軍伐之。弗倫窘窮。不知所出。與其黨六人。縊死。餘皆遁。一千八百六十年日本國公使來。以禮見大統領。大統領待以上賓。公使大悅。且視我技藝。超倫器械精妙。取各種樣子而歸。國會令英匠製一大蒸氣船。船長一里八分之一。另曰大東。是歲航至紐約。以其製極智巧。遠近來觀。初我立國會。唯十三邦。其後各部日開。增加至二十邦。以

與盟先後。班之。其第十四曰：花滿的。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與盟。第十五曰：建德基。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與盟。第十六曰：典樹西。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與盟。第十七曰：呵海呵。一千八百二十年與盟。第十八曰：綠細亞。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與盟。第十九曰：音地亞那。一千八百一十六年與盟。第二十曰：密士失必。一千八百一十七年與盟。

論曰：余讀米利堅國志。至華盛頓立四年更立之法。喟然嘆曰：孔孟之表章唐虞為百世人倫標準者。豈非以其授受取與一取決於天意人心之所歸故歟。

而今視頓之所為其意何異于此。蓋頓不忍視其民苦。英國暴斂。移書四方。論無受虐之理。義正辭順。乃非齊桓晉文假名仁義以逞詐術之比也。及其和英休兵。四方翼戴為大統領。闔國父老婦女涕泣感其德。此天下悅而歸已者。苟乘是勢。掩有全土。其誰不可之。而及更任期滿。逡巡奉約。退耕其野。其意謂立四年交立之法。則當其任者不敢曠其職。擇全國人心所推。則立其下者不敢冀非望。其憂天下後世之念。公土地人民之心。果為如何哉。而其受六年兵荒瘡夷滿國之餘。申誓約定法制。分劃邦域。區處生理。

立部判以來萬國味曾有之國體疆域日大規模日
宏。經一百星霜。至今日。國力愈盛。文明之治。富強之
基。以英佛強大。猶畏憚之。豈非以其貽謀足取信
于天下後世者故歟。頤之盛德大業。駢稱之。唐虞殆
無大慚色也。往年余友玉虫左太夫從竹內範忠奉
使。米利堅而歸。為余語。曰。華盛頓府議政堂宏麗冠
天下。傍有一銅像。面膚垢穢。被服襤縷。殆如異類。導
者指示。曰。是為土蕃人像。華盛頓創建以前。本國衣
服風俗。概皆如此。頤建此像。其意以為本國陋俗如
此。而後世知見日開。文明日進。有殊才異能之士。果
出其間。則雖以土蕃與我異其類。尚能擢任統領之
尊。無所以係吝也。嗚呼。孟子頌舜德。曰。立賢無方。如
頤其殆亦孟子所謂無方者也歟。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四終

米利堅志跋

四

著書之難得全備也。詳于此則畧于彼。專于大則省乎細。其體宜然也。米人裨氏嘗著聯邦志略。其於國法政體。可以觀焉。唯其為書。歷叙立政大體。而不詳開國以來治亂沿革。所以致今日之盛之跡。讀之憾焉。頃仙臺岡天爵與吾友河墜通之。譯格以米史為書四卷。始於一千四百九十二年。閣龍西航。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我使村垣以東航。中間四百年。攻戰勝敗。施為措置之迹。歷、指、掌、

朱子學志
余讀之歎曰。善哉。於排大難。創新國。舉人才於民選。決政法於衆議。以大權歸國會。務以至公。無私為基本。其功偉矣。而歷世遵奉其成規。無敢或更。國力富強。文明日進。以致是盛。抑亦有由矣。蓋當英王欲一教旨。其與王異見者。千百輩羣。未開新地。以殖人種。以文明已開之民。據淳朴未散之地。一意事天。無君無臣。協同和合。連社申約。以護人之自主自立之權。方此時。雖亦有共和政治之名。若和政事之實。固已兆焉。善

盛頓。即據其實而立其名。非故設名。從而實其事也。余故曰。米利堅立政大體。有不得不然者。而存焉。非他國所能倣也。吾友有自米國歸者。為余語曰。米人不飲酒。吾飲酒者。衆皆擯斥奴視之。又曰。米國人。勉業莫或暇逸。每至安息之期。挈家眷乘車馬。以逍遙風景勝之地。是為畢生娛樂耳。嗚呼。如此之俗。尚原于米國自然之習。豈他國所能倣乎。聖哉。能守聖公之成規。以日趨強盛也。吾之欲有所考於米國者。先就裨氏志略。而觀其國

